

经典化问题再思考

姜洪真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经典和经典生成问题一度被学界热议, 通过相关材料的梳理分析, 重在阐明经典化的要素及路径等问题, 试图对经典化这一概念作出回答。

关键词: 经典; 经典化; 本质主义; 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15)01-0090-03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15.01.023

Rethinking About Canonization

JIANG Hong-z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Canon and canonization were once hotly discussed.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canon by analyzing relevant materials, and the elements and means of canonization.

Key Words: canon; canonization; essentialism; constructivism

一、经典释义与特性

(一) 经典释义

经典一词在中西文化语境中源远流长。《说文解字》：“经，织也。”“典，五帝之书。”《释名·释典义》有：“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辞源》主要有两种解释：“1. 旧指作为典范的经书。2. 宗教典籍。”由于“经”原意指编织物的纵线，所以古代书简亦可称之为“经”。蒋伯潜《十三经概论》认为“经”由书籍之意发展为特指经学这一门类。经典作为一个词使用，据查迟见于《汉书》。“经”“典”两者都具有常道、规范、准则、法则的意思，经典就引申为典范性的、载有重要法则、制度的书籍。从汉武帝设五经开始，儒家典籍就在中国传统社会依靠官方权威被确立为经典。

《文心雕龙·宗经》篇说：“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龙》中的经典特指儒家典籍即五经，该书有多处使用经典一词。吴林伯在其《〈文心雕龙〉字义疏证》中已指出，在《文心雕龙》中，除了直接使用“经典”一词之外，可与之同义互训的还有“经”“典”“经诰”“典故”等。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与经典对应的词有两个：一个是来自希腊文的 Canon，指直棍、芦苇、尺子、规则、标准、模型、

界限等等；一个是来自拉丁文的 Classic，意指一流的、标准的、第一位的。据学者研究，Canon 一词与宗教联系密切，但后来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经典”逐渐演化成了一个比较专门化的宗教术语。“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1]45}而 Classic 也可表示“古典”的意思，正如艾略特指出，“古典”只是“经典”中的一类^{[2]188}。Classic 则“带有更多的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意味”^{[3]21}。

从经典辞源来看，经典就是指典范书籍，那么一部著作能否成为典范，其标准是什么，它到底有怎样的内在规定性与特质？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回答，但我们可以从前人的研究出发，总结出经典共有的一些特性。

(二) 经典的特性

始于1980年代的美国关于经典问题的论争，以及国内受此影响在1993年荷兰学者佛克马来华讲学谈及文学的“经典化”以来，中西经典问题的讨论主要是研究文学问题。既然是经典，那么文学经典的特质和其他学科经典的特质无疑有其共性，借助于文学经典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致得出所有经典的一般特质。让我们先来看西方几位学者的有关论述。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试图回答什么是文学经典的问题。他通过分析从14个不同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定义，也就是给出了14种阅读经典的理由。他说：“经

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4]1}“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4]3-4}“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4]4}

艾略特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认为,一部经典从来就不能被预先设定,即使作者本人抱有这种企图也是无济于事的。经典是在产生之后经过历史检验才逐步确立的。他进一步认为,经典作品的内在特质和外在表现可以凝聚为一个词:成熟。“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赋予经典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个文明、那种语言的重要性,以及那个诗人自身的广博的心智。”^{[2]190}

佛克马和蚁布思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提及经典的三种诠释经常为学界引用。即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5]36}。“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5]50}“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5]51}。卡尔维诺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定义经典,对个体来说,经典常读常新值得不断重读,其蕴含的价值取之不尽,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从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来看,经典已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给人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也就是说经典具有一种永恒性。经典是在时间检验中筛选下来的著作。艾略特则认为经典的最大特点是成熟性,这种成熟性有赖于文明、语言的成熟,以及诗人自身的广博的心智。而只有成熟的作品,才能获得经典作品应有的普遍性特质。佛克马也讨论了读者接受问题,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存在于读者的头脑之中,阐释和理解是经典形成过程的一部分,所以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典是著名作品,是可供参照的典范,而且为主流文化圈所认可,这里涉及到了经典形成权威人士推动这一因素。

西方还有不少学者对经典特性做出思考,如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提出经典难以被模仿的原创性以及给人们提供的陌生感和疏异性等等。

中国学者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出发,也对经典特性做出了自己的思考。童庆炳教授在《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一文中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经典是什么意思呢?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说:‘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意思是说,说明天、地、人的常理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不变的又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磨灭的训导。所谓‘经典’就是承载这种道

理和训导的各种典籍。”^[6]他指出经典具有永恒性并包含普遍性价值。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给经典特性做一个总结:经典性是一部著作内在固有的永恒性、普遍性、原创性,也就是一部经典得以成为经典的标准。

二、经典化的要素和路径

(一)什么是经典化

经典化是在现代语境下的一个命题,它是由西方传入后在国内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学界对经典问题的讨论是文化研究的焦点之一,在西方以美国的经典之争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倡导者开始从阶级、种族、性别的角度对传统文学经典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是当时的社会政治运动在文化学术上的必然反映。他们认为,经典是根据作者的身份被历史地建构的,以往的文学经典就是欧洲中心论和“瓦斯普”(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主义的建构。到1980年代初,经典问题讨论逐渐影响到大学教材编写和大学课程改革,随着一系列论文、学术著作的出现,鲜明地形成了要求打开经典、拓宽经典和捍卫经典、坚守经典人文主义伟大传统的两种对立思潮。

一般认为,国内对经典问题的关注始于1993年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教授在北京大学所做《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的学术讲演,其后1995年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所做《文学研究的合法化》的讲授更是深入探讨了经典和经典化问题。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和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界掀起了经典和经典化之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红色经典改编、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学边界讨论等一时成为学界热点。尽管中西学者论争的历史语境不尽相同,但是讨论都集中在要坚守文学审美自主性还是向文化研究开放,经典是由内在价值还是由外在因素来决定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上。

要回答什么是经典必定无法离开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也就是经典化问题。什么是经典化?斯蒂文·托托西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书中说:“总的说来,我认为不研究经典的形成就无从充分探讨经典——在其已有经典的层面上。不研究经典如何形成,对经典是什么的探讨就不会完满。”^{[7]42}按照Itamar Even-Zohar的观点,“‘经典化’(canonized)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注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7]43}。可见,所谓经典化,也就是经典的形成过程。

其实,荷兰学者佛克马所提出的“经典构成”(Canon formation),也有学者认为译成经典形构更为妥帖,也就是经典化。经典化问题就是研究经典在历史上是如何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确立和形成的,进一步说就是研究经典在形成过程中是由哪些因素以怎样的方式决定的。

(二)经典化的要素

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学界以童庆炳教授的研究最为辩证和全面,他首先确认文学经典是不断地被建构的,文学经典建构的基本因素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中,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是经典得以确立的基础,是内部因素。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是外部要素,它们对经典形成有很大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又需要有中介来连接和激活,这就是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没有读者和发现人的参与,经典只是待发掘的潜在经典。

其实,童庆炳还注意到了大学教育和经典的关系。“每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它拥有自己的经典著作,拥有经典的‘不刊之鸿论’。没有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是没有经典著作的。经典著作是一个学科的根基所在。”而现在的教学,“概论”“通史”类课程太多,学生难于学到各学科的经典文本,回到原典教学,学生才能学到第一手知识。国内亦有其他学者把大学教育作为经典化的要素,“虽然选定经典的过程相当复杂,但一般都同意有以下因素介入:首先,它得到了持不同观点和情感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广泛参与和推动,比如经典作家和作品往往不断被其他作家引用和喻指,经常或较多地得到评论和介绍。其次,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的话语中,成为该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知名度高。再次,长期被纳入学校课程和课本,通过教学和知识传授得到普及和延续,等等。”^{[1]46}“导致一部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因素十分复杂,但最主要的因素不外乎这样三个:文学市场,文学批评家和大学的文学教科书。这已经被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的形成所证明。”^[8]

无独有偶,西方学者也把大学教学作为经典化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经典之争主要就是围绕大学教育展开的。1984年,美国前教育部长威廉·本尼特发表了《收复遗产:关于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科的报告》,指责了1960年代美国教育改革后人文学科中心地位的丧失,被认为是文学经典论争的开始,激起了此后十年间左翼激进派与右翼保守主义者之间关于文学经典与大学教育、大学教育与政治等的论争。

纽约大学教授约翰·杰洛瑞更是把学校看作经典化的机制性因素,经典与非经典的区分正是教学大纲选择的结果。他借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把学校作为文化资本分配的场所,“在文学课程的设置方面,我主张把经典建构的问题当作文化资本形成与分配的问题来加以理解,或更具体地说,就是当作文学生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获取途径来理解”^{[9]3}。“人文科学的危机并非大学教授不愿讲授伟大作品所致(这种想法尤其对那些在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衰退中无法找到工作的教师和毕业生们来说是一种侮辱),而是学生们在面对经济现实时自我决定的结果。”^{[9]40}所以杰洛瑞把人文科学的衰落看作是文化领域大规模“资本抽逃”的结果。

可见,是否跻身于大学课程大纲书目是判断一部著作是不是经典的重要标准之一。“进入课堂、教学大纲或阅读书目的作品也成为获得经典地位的一个标志。”^{[3]7}还有学者以早期的6部儒典为例,通过展现“六经”的经典化一般过程,认为从文本的产生到成为经典,“经典”依赖于不断地流传、编纂、汇集和定型。这也可视为经典化的最基本的一个物质条件,即作为经典物质载体的文本本身的发展史。

(三)经典化的路径

在经典化问题上存在着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也就是经典化有两种路径。很显然,如果认为经典取决于它自身与生俱来的伟大品质和永恒价值,经典是永恒不变的,就是本质主义观。反之,把经典作为一个被建构的结果,是在社会时代影响下,受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操控,或者是在读者和后人不断地解释和阅读中生成的,就是建构主义的观点。前者坚持经典的超越性和恒在性,强调经典化的必然因素,后者认为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看重经典化的外在和偶然因素。但中外大部分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经典化是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也即把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认为经典既具有伟大的价值又离不开时代、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经典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实际上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政治等等。”^{[7]44}

以上梳理分析了经典和经典化问题,对什么是经典化的回答也许还不够完满和具体,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问题的解决会日趋完善。

参考文献:

- [1] 刘意青. 经典[J]. 外国文学, 2004(2): 45-53.
- [2] 王恩衷. 艾略特诗学文集[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 [3] 阎景娟. 文学经典论争在美国[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4] 卡尔维诺. 为什么读经典[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 [5] 佛克马, 蚊布思.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6] 童庆炳, 陶东风. 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9.
- [7] 斯蒂文·托托西. 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 马瑞琦,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8] 王宁. 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J]. 南方文坛, 2006(5): 30-34.
- [9] 约翰·杰洛瑞. 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M]. 江宁康,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 李高峰)